

非洲部落传说的现代书写^{*}

雷 银

【内容提要】非洲的部落文化纷繁复杂，其中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文化充满了野性美和神秘色彩。在现代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写作中，以约鲁巴文化作为背景的作家也占据了大多数。本文将本·奥克利的《迷魂之歌》为例，对书中出现的有关非洲古老传说的文化元素进行解读，试图分析这些文化元素的变化和现代性。本文选取了三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化意象，其中阿比库灵魂——“阿扎罗”被《圣经》文化命名，并开始走向真实的世界。面具不再是独立的“器具”，成为巫师吸食力量的工具。“蛇”，非洲人的祖先之一，现在也被披上了白色的外套，具有了基督教文化中的救赎意义。本文希望通过这三个文化意象的解读，了解作家奥克利写作时注入的文化思考以及尼日利亚的文化发展态势。借此，更进一步地了解非洲的文学与文化魅力。

【关键词】阿比库；面具；蛇；巫师

【作者简介】雷银，硕士研究生，西北民族大学文学院（兰州，730000）。

非洲大陆有着悠久的口头文学的文化传统，但随着时代的转型和对殖民历史等政治问题的逐渐重视，口头文学传统的文化类型正逐渐被边缘化。而事实上对口头文化的研究是了解非洲文化和文明的必要条件。

^{*} 本文受“西北民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研究生项目”资助（项目编号：Yxm 2016058）。

撒哈拉以南非洲长期处于被殖民统治的背景之下,那么古老的文化元素必然与新来的现代文化进行碰撞和融合。笔者想在此简单分析三种具有非洲传统文化的元素——阿比库、面具和蛇。

一 阿比库形象的变化

《迷魂之歌》是《饥饿的路》的续作。在这两部作品中,本·奥克利将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文化中的古老传说融入了写作之中,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主人公“阿扎罗”的身份——“阿比库”(Abiku)。阿比库在约鲁巴文化中指的是一些婴孩的灵魂,这些灵魂不断地投胎到人间,却不断地在未成年的情况下夭折(12岁之前死去),并且他们的身上会带有前世留下的痕迹,头脑里也会留下前世的记忆。也就是说,阿比库是带着记忆进行永世轮回的一种文化身份。这种文化身份的出现与非洲传统社会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传统的非洲社会拥有很高的人口出生率,但是因为不够发达的卫生和医疗条件也造成了非洲社会很高的死亡率,这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孩童。大量的孩子夭折,继而大量的孩子出生。这两种同时出现的社会现象,让很多非洲人认为那些刚出生的孩子其实就是死去孩子的再一次出生,而这样的孩子是注定长不大的。“如果母亲生的孩子连续死掉,她会认为这是同一个孩子死而复生,生而复死,是恶鬼在害她。”^①因此大人们在这样的孩子身上做出了标记,以便在下个孩子出生时能及时识别他的身份。

作品中还有另外的一个“阿比库”——埃德。埃德和阿扎罗一样拥有漫长的转世记忆,不同之处是阿扎罗愿意为了“爱”尝试留在这个充满了饥饿、贫困的世界,而埃德却早已向自己的灵魂伙伴^②妥协了,只想早早地回到灵魂世界里。

在《饥饿的路》第一次写到男孩死而复生后,“爸”和“妈”为男孩改了名字,名为“拉撒罗”,名字取自《圣经》中死了四天又复活的拉撒路的故事。后来母亲昵称他为“阿扎罗”。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一定的文化意义。这个小男孩被设定为“阿比库”形象,这个形象是具有浓

① 柏林 《非洲传统宗教》,张治强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101页。

② 可以简单理解为在“冥界”的阿比库们。

烈地象征着约鲁巴传统的文化身份，但是这样的一个身份却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中的《圣经》文化来命名。这代表着什么意义呢？笔者认为它其实是将非洲古老传说加入了现代文化来进行的一次再次书写。1553年英国人首次抵达贝宁，自此基督教文明开始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传播，到20世纪60年代前后尼日利亚才取得独立。在这漫长的400多年间，基督教文明和以约鲁巴文化为代表的本土文明之间相互融合，形成了新的尼日利亚的文化。“阿比库”作为一个传统的约鲁巴文化元素被以《圣经》中的人物作为原型来命名，自然也代表了这一种新的文化态势。

阿扎罗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鬼孩”，他拥有了一些特别的能力。例如他可以在多个空间维度中自由穿梭。“鬼孩”在出生之前就彼此约定好要尽快从人世返回灵魂世界，但是阿扎罗却因为心疼失去过很多孩子的“妈”而决定留在人世间。于是，他的那些灵魂伴侣开始经常出现在阿扎罗的身边，给他制造种种麻烦。

阿扎罗可以看到凡世和幽冥界派来找他的灵魂。《迷魂之歌》中通过他的眼睛，看到了围绕在乞丐身边的蝴蝶、附着在“爸”身上的恶灵、孔雀的妖魔化、白色羚羊等等异象。他可以进入瞎老头的梦里，见到他的内心世界。这部作品带着很明显的政治寓言的色彩，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去解释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阿扎罗不是一个普通的小男孩，他是一个拥有无数记忆的男孩，尽管他经历了特别多的轮回，但他其实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长大过。所以，这样的一个叙述视角是很特别的，因为他从来没有长大过，所以他拥有孩子的天真，但又因为他无数次的轮回经历让他有了很多关于人间世俗的情感经历和记忆，他又可以称得上“少年老成”。

阿扎罗尽管经常被他的“灵魂伙伴”们或是诱惑或是威胁，但他却下定了决心不再回到那个拥有着“黄金喷泉”的灵魂世界去了，即便他所处的世界依旧充满了饥饿和丑恶，尽管他拥有过去漫长的饥饿记忆，但他决定留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面。这样的“阿比库”开始以一个新的形象面对这个现实的世界。在书的结尾部分写的是阿扎罗和已经回到灵魂世界的埃德以及圣灵之间的一段对话。灵魂大军带给了男孩快乐，但他们消失了。“妈”出现了，“妈朝我走来，我本想逃跑，可是我没逃，我任由自己被妈的不悦和暖融融的体温包裹起来”。^①阿扎罗不是不想要

① 本·奥克利《迷魂之歌》，常文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第311页。

逃避饥饿的现实世界，但是因为爱，他选择和家人一起面对困难和真实。这是不是可以代表鬼孩正在慢慢地减少，走向真实的人间呢？

二 面具意义的演变

除了约鲁巴文化中的有关“阿比库”的传说之外，面具也是能够代表撒哈拉以南非洲文化传统的重要元素之一。

根据现存的岩画资料，面具使用的年代大约始于公元前，但尚且不能把握确切的时间。戴面具的庆祝仪式通常与农业和丧葬相关。黑人在葬礼上或在与农业有关的播种、收获之际戴上面具跳舞，目的是纪念开天辟地的重大事件。在授奥仪式中，授奥者戴着面具出场，他代表的是神灵的身份。在授奥者的舞蹈中，传递奥义，即人的肉身死去，他的灵魂会重新投生在新的青年身上。此外，面具还有一些其他的用途，但总体来说面具的用途与宗教和神灵有着密切的关系，面具起到了一个保护者的形象。面具的种类包括半截式面具、头盔式面具和面部面具等几类。所用的材质也有比较大的差异，有树叶、藤条面具，金质面具，象牙面具，青铜、黄铜面具等。“非洲认为面具具有保护作用，如果人死了，他的生命力脱离躯体，自由游荡，那么它就会使生者烦恼并扰乱村镇的秩序。有了面具，生灵就被捕获和控制，甚至可以重新安排以利集体。面具还被看成已故祖先灵魂的化身，它还可以再现死者的容貌。”^①

伊甘甘面具是西非约鲁巴族传说中戴面具的祖先。“在约鲁巴文化中，面具代表人的灵魂向神灵世界的转化，在另一个世界中与神灵或祖先对话、沟通，是他们实现心灵祈求与慰藉的中介。后人为祭祀祖先逐渐固定形成伊甘甘节，每逢这个节日当地人会击鼓举行假面舞会进行庆祝。”^②面具充当着一个锚，它能将人类世界与祖先的灵魂世界联系起来。

在《迷魂之歌》中出现了大量的“面具”意象。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蔻图太太酒馆前巨大的红色假面具。“这个塔型面具有着长长的高跷似的腿，面具上有一个豺狗头，狗头的两侧各有一个螺旋形的大砍

① 艾周昌主编《非洲黑人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41页。

② 奥克瑞《圣地事件》，朱建迅、韩雅婷译，译林出版社，2013，第5页。

刀。”^① 这个面具十分高大，不是传统意义上用来舞台表演的型号，即便是约鲁巴雕刻家为艾巴舞设计的大型头盔式面具，也只有 1.75 米高。在文中的这个红色面具需要大人费力地仰头去看，就说明这个面具要大得多。这个面具可以判定为是介于面具和雕塑之间的东西。由此可以推测出文中的面具形象同时兼有面具和雕塑两种文化和宗教意义。就传统意义来说，面具的作用是每隔一段时间提醒人们注意在日常生活中存在着真实和神话，同时面具还可以起到保护社会避免遭受坏人和巫师伤害的作用。文中出现的红色豺狗面具对群众起到了提醒作用，不过它提醒着人们“富人党”的存在。政党所代表的权力就像是巫术具有的强大神力一样，对人有震慑作用。另一个方面，面具本来在传统文化中代表着可以保护群众免受坏人和巫师破坏的意义。但是，这里出现的面具却变成了巫术和坏人的杀人工具。文中多次写到戴着面具的政党和这个巨大的红色面具在夜晚来临后，大量地杀害无辜的群众。这与作者所要表达的政治观点相连接，他说明了古老的非洲正在迎接新的变化，古老的文化也不再代表曾经的意义，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雕塑在古老非洲具有三种意义，一是神物，二是体现神灵的雕像，三是纪念性雕刻。雕塑是蕴藏着神灵力量的储存器。正因为这种储存的作用，就使得雕塑成为能连接生者和死者世界的一个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的存在是阿比库身份能进入“面具王国”的原因。

阿扎罗进入了巨型面具的思想世界 “我看见，面具王国的庇护者是一个被驱逐出天庭的堕落之神，他的身上存留着一半神性，他具有长生不老之躯，他令全世界的人民胆战心惊，他阻止人们生之为人，禁止人们改良社会。”^② 阿扎罗进入了面具王国的意识之中，看到的不再是人类和祖先的亲密谈话，而是一个气氛怪异的乌托邦式的世界。女神肆意吞吃孩子，男神用机关枪和秘密战争“吞食”人类的子孙后代。在这本书中，颠覆了面具的传统形象，面具依旧拥有巫术力量，但是更多的与现实政治相连接。面具不再是人类与神灵沟通的中介，而是政权的控制工具。在这个面具王国里，“神”或者人类的祖先不再是人类的庇护者，而变成了人类的残害者。哭声会变成笑声，笑声会变成哭声，意味着在这个时代因为政治的黑暗致使世界黑白颠倒，社会失去了秩序。

① 本·奥克利 《迷魂之歌》，常文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第102页。

② 本·奥克利 《迷魂之歌》，常文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第118页。

瞎老头扮演了一个巫师的形象。巫师可以借助作为神物的雕像来念咒语,并且决定是施善还是行恶。瞎老头在现实中看不到东西,在面具王国中,那个巨型豺狗面具就是他的眼睛,“面具王国”就是他统治的领土。阿扎罗穿行到了瞎老头的梦里,见到了面具王国的真实面目。整个面具王国在瞎老头的统治下,生灵涂炭。人民被“面具”残害,一些人为了避免灾祸发生在自己的头上,选择佩戴面具去扮演迫害者的身份。面具也不再是“物神”^①,它们成为有自己意志力的东西,它们成为“神”本身。

面部画彩是面具概念的一种延伸。文中描写瞎老头引领着很多女人跳舞。他赤裸着胸膛,上面画满了象形文字。他的半边脸上涂抹了白色的黏土。在对瞎老头跳舞时的形象进行描写时,可以看到非洲舞蹈者的样子。面部画彩仅限于跳舞时使用,而戴面具的跳舞者在跳舞时,需要遵守抵制人性的禁忌,即是在舞蹈时不可以被别人看见自己的样子。他们必须将身体遮蔽起来,否则精灵就会乘虚而入。

“舞蹈者把面具戴在面前,既不是为了伪装,也不是为了自我美化和自我肯定,而是为了隐蔽在一个简单的形象后面,这个形象符合神令,因而形成神的镜子和罗网。”^②作为“千面巫师”的瞎老头带领女人们跳各种各样的舞蹈——孔雀舞、豺狗舞、公牛舞,还有丰饶之角舞。“在瞎老头的鼓动下,陷入癫狂的女人们昂首顿足,高唱战歌。此刻,瞎老头已经成为集神秘力量、未解之谜、无上权力于一身的时代风云人物。”^③跳舞时的瞎老头显然已经脱离了人的身份,成为代神立言者,他的舞蹈和装扮让跟随的人陷入了“神的罗网”,女人们自愿成为瞎老头的追随者。当舞蹈结束后,瞎老头派人去给他拿棕榈酒。“有个妇女跪在地上,递给瞎老头半瓢棕榈酒。”^④如果说自愿为瞎老头拿酒属于照顾老人,那么跪在地上来献酒就完全是一种敬畏的态度——敬畏神灵。舞蹈结束后,仍旧带有面部画彩的舞蹈者其实已经脱离了他富有神性的阶段,可以说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普通的老人,但此刻的他却仍然能够让女人对他表现

① 物神是西非土著宗教里被认为有神灵居住的物体,传说能给持有者带来成功和幸福,有保护人的魔力,是一种崇拜对象。参见柏林《非洲传统宗教》,张治强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7页。

② 让·洛德《黑非洲艺术》,张延风译,江苏美术出版社,1995,第138页。

③ 本·奥克利《迷魂之歌》,常文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第108页。

④ 本·奥克利《迷魂之歌》,常文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第109页。

得十分尊敬，这是面具神性的延伸还是巫师自身的强大力量使然呢？

“面具不是人，而是一种精神的体现，是永恒的、典型的模型，时间不能损伤它，人也不能侵入其内。”^① 面具本来是一种媒介，一个独立的“物神”。但瞎老头却将那只巨大的红色豺狗面具作为一扇门，通往他所创造的“面具王国”。在他的王国里，祖先和神灵不再庇护后人，而是吸食人类的魂灵来填饱肚子。面具不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存在，人的力量入侵其中并改变了它本来所代表的意义。

三 蛇与神坛

非洲的很多部落传说中都有“蛇”是人类祖先的内容。例如李永彩主编的《东方神话传说》（第三卷）中写道，“传说，科阿尔人的祖先是蛇”。^② 科阿尔原本是天上的一个神，因为触犯天规而被罚下凡间。她在大地上游荡爬行，后来喝下神水有孕，生下来十四个孩子。其中男女各七个，他们都是蛇的模样。最小的一对儿女留在了母亲身边，后来孕育了尼日尔科阿尔民族。非洲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布须曼人的祖先相传也是由蛇转变的。从前有一对蚂蚱，创造了新世界。一次，一只蚂蚱不小心被蛇咬了一口，他十分生气就用魔杖击打蛇的头，蛇变成了人的模样，这个人就成为布须曼人的祖先。“在很多黑人社会里，蛇常常被认为与祖先和冥界有关；有时蛇还知道性的秘密。”^③ 除了在神话传说中，在面具和雕像作品中，蛇也被塑造成了富有神秘色彩的意象。例如贝宁重要的宫殿建筑的顶部都饰有波纹形蟒蛇身，“头朝下，张开长满牙齿的大嘴，随时要吞噬（和带入）那些进入另一个世界的人”。^④ 在宫廷雕像上，蛇成为一个重要的表达意象，与权力和神秘力量紧密相连。

在《迷魂之歌》中“白蛇”这个意象出现了19次。第一次集中出现在《蛇与神坛》这一部分。白蛇盘踞在蔻图太太的汽车上，人们对这突然出现的白蛇着了迷。蔻图太太与白蛇进行了一场争斗，蔻图太太对白

① 本·奥克利 《迷魂之歌》，常文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第136页。

② 李永彩 《东方神话传说》（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第94页。

③ 艾周昌主编 《非洲黑人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第253页。

④ 苏珊娜·普莱斯顿·布莉尔 《非洲王室艺术》，刘根洪、周师讯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0页。

蛇大施咒语,蛇则将自己缠到她的身上。白蛇在争斗过程中咬了蔻图太太三次,蔻图太太却因为这三次的叮咬而显现出来“隐瞒的自我”——一半是公牛一半女人的畸形怪物。她猛击蛇头将蛇彻底地打死了。“人们普遍相信,蛇是永生的爬行动物。”^①蛇换皮的行为被撒哈拉以南非洲人认为是获得永生的途径,笔者认为也正是因为蛇的“永生”力量,让它成为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祖先”之一。那么与代表巫师力量的蔻图太太进行对抗的白蛇,笔者认为代表传统和“正义”的祖先,它没能成功将恶势力扳倒,却让自己成为祭祀的祭品,登上了神坛。它的肉身被捣毁,可是它的精神却传承了下去。

第一个传承者就是“鬼孩”——埃德。埃德对“我”说“我的脑袋里有一条蛇”。^②后来埃德去找到蔻图太太质问她,她所养的鳄鱼去了哪里。“你无动于衷地看着我的鳄鱼将我活活吞噬。我的头是最后被吞掉的,我死的时候,你的‘灵魂之面’也借宿在我的身体里,它将影响到我未来的命运。”^③人去世之后,“亡魂会投向那个同自己关系最为密切的人的身体里”,埃德的这话指明了自己曾是蔻图太太的孩子,但是在被得知自己的身份和宗教信仰之后被她投食给了“鳄鱼”。埃德说自己的脑子里有一条蛇,这蛇便是神坛上的那条白蛇。在白蛇的授意下埃德选择当众揭示蔻图太太的真实面目,并为此而献出了生命。他成为神坛上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祭祀品。

白蛇的第二个传承者是埃德的父亲——木匠。木匠把心爱的儿子之死归因于蔻图太太所代表的“富人党”势力,悲痛让他转换了形象变成了一个“先知”。他在酒馆中疯狂地预言行为惹怒了“富人党”,因此他被残忍地杀害了,可是所有在场的人似乎都没有看见,他们对木匠的死避而不谈,无视他的尸体。当有人说到木匠的尸体时,那个人就失明了,于是一场离奇的“瞎眼瘟疫”在群众之中流传开来。

“我”被绿光带到了森林中,“那条白蛇缓缓地从尸体上滑过,它穿过街道,爬到了密林深处”。这个尸体就是被遗忘的死者——埃德的父亲。白蛇在他身上滑过,进入了密林。笔者认为这是白蛇对死者的一种哀悼和纪念,为了让人们看到改革的必要性,就需要被放到祭坛上的祭

① 柏林《非洲传统宗教》,张治强译,商务印书馆,1999,第41页。

② 本·奥克利《迷魂之歌》,常文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第197页。

③ 本·奥克利《迷魂之歌》,常文祺译,浙江文艺出版社,2011,第204页。

品。后来这位白蛇精神的继承者，也就是埃德的父亲，被大家记起了，并被好好安葬。“爸”首先领悟到了白蛇带来的启示，“一人得救，万人得救”，于是大家都被从“瞎眼瘟疫”中解救了出来。

白蛇成为一个神圣的先知，它首先将自己放到神坛之上给人们带来启示。在圣经文化中，蛇的形象是比较负面的。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选择了本民族的文化背景对蛇的形象进行了一个定义。但笔者认为作者仍然将“蛇”加入了现代性，就是蛇自身颜色的问题。文中的蛇被强调为是白色的，这一点是应该被重视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很多部族文化中，“蛇”被认为他们的祖先。那么不难推断，蛇的颜色应该和撒哈拉以南非洲人的肤色相同或相近，也就是说应该是黑色的。而白色在基督教文化中是象征基督与光明、光荣与救赎的颜色，是一种比较有神性的颜色。因此笔者认为文中的白蛇也是文化之间交流的结果，将本身具有传统神秘色彩的蛇，冠以“救赎”的意义。

四 结论

阿比库以圣经文化命名，面具意义的多样化演变以及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祖先形象的“蛇”被披上了白色的外套，种种现象都展现出了尼日利亚在复杂的现代化社会、宗教和文化等背景下的变化和发展。本·奥克利在保留原有传统文化意象的同时，给这些文化意象加上了丰富的现代性文化内涵，成功地将非洲的古老传说进行了一次现代化的书写。笔者希望通过对这些融合了古老文化和现代文化元素意象的研究，了解作家奥克利写作时注入的文化思考以及尼日利亚的文化发展态势。借此，更进一步地了解黑色非洲的文学与文化魅力。

(责任编辑：雷雯)

tion , China-Africa cultural exchanges are increasingly deepened with the cooperation moving forward constantly between the two sides. On May 9 of this year , Che Jun , Secretary of CPC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 announced that Jinhua would build China-Africa Cultural Exchange Demonstrative Zones in the Provincial Opening Conference. The China-Africa Cultural Exchange Demonstrative Zones Construction Conference held in Jinhua on September 13. Issues including the history of China-Africa cultural exchanges , the problems and measures in China-Africa cultural exchanges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China-Africa Cultural Exchange Demonstrative Zones , are discussed ardently and profoundly by the experts and scholars presented.

Keywords: China-Africa Culture; China-Africa Art;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China-Africa Cultural Exchange Demonstrative Zones

The Modern Writing of African Tribe Legends

Lei Yin / 141

Abstract: There are a wide range of cultural forms in African tribes , among which Yoruba culture is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ne. It is full of wild beauty and mysteriousness. Therefore , a majority writers take Yoruba culture as the background in their works describing black Africa. This article holds that some of the Yoruba culture's legends in Ben Okri's *Songs of Enchantment* departs from these standard usages. To find the change of these cultural elements , the writer chooses three representative cultural figures , among which Abiku spirit called Azzaro is named after the biblical culture , and he begins to face the real world. The mask is no longer independent apparatus , now it is a tool that the necromancer uses to be powerful. The snake , one of the ancestors of the black men , is highlighted as white , and with the redeeming meaning of Christian culture.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three cultural images , the author hopes to learn about the cultural reflection of Ben Okri and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black men , so as to further understand black Af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charm.

Keywords: Abiku; Mask; Snake; Necromancer

Analysis on Influence of China's Universities on African Students in China

Xuan Danping , Qiu Yanghai / 150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in Africa with African students studying in China as a case , the investigation results show that Chinese universities have strong educational influence , which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degree of education recog-